

第二章

六日？真的吗？

- 创造的日子是平常的日子吗？
- 是否很长的时间呢？
- 为什么是六日？《创世记》是诗体吗？
- 创造的日子长短，对福音真的有影响吗？
- 头三日还没有太阳，又怎能称得上是“日”呢？
- 《创世记》第2章是否跟第1章有抵触？
- 何谓文体架构论？

为何这样重要？

倘若《创世记》第1章里创造的日子是真实的日子，大概是以一日24小时来计算，究竟这一点重要不重要？许多人会认为不重要。其实，把创造的日子理解为“平常”的日子，在目前许多教会内仅属小众的观念，但在从前却是主流思想。

有人认为，创造的日子可以理解为万古千年，而神在不同的时间介入作奇妙的事，例如：创造松树和人类。这种所谓“渐进

创造论” (progressive creation) 的观点，指神在万古千年的时间里渐进地创造万物。¹

另外有人宣称，《创世记》纯粹是文学的手法，以一种文体去承载一套重要的神学教导，俨如晾衣绳上晾着衣服一样。他们辩称，重要的是衣服而不是晾衣绳，因此认为我们不应犹豫把《创世记》跟世界的历史接轨（这就是“文体架构论”，framework hypothesis）。²

其他人认为，神利用进化的方式来创造万有（“有神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在理解宇宙历史方面，《创世记》只是一套“神话”，并无参考价值。科学告诉我们宇宙何时和如何出现，而圣经告诉我们为何出现。这是两套不同范畴的知识。³

许多人把以上的观点混为一谈，他们没有逻辑地思考，不知道这些观点会给福音带来什么影响。

各种“重新诠释”方法的出现，都是因为人们试图把圣经记载的创造、堕落及大洪水（创世记第1至11章）事迹，跟这个宣称宇宙有几十亿年的现代历史性科学相提并论。依他们的看法，地球上存留化石的岩石，是经过万古千年的时间而形成，大部分比人类的出现还要早得多。

换言之，化石记录（就被理解为）在述说一个大规模的死亡和苦难事件，都是在人类被创造（或人类进化出来）之先已发生。这种观念对圣经余下的部分造成严重的影响，理由逐一说明。

1. 见《*Refuting Compromise*》（反驳妥协）的深入辩斥
2. 梅雷迪斯·克兰 (Meredith Kline) 及亨利·布洛彻 (Henri Blocher) 拥护这个观点
3. 这套观点获某些机构提倡，例如 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 (美国科学联合会)、Christians in Science UK (英国基督徒在科学)、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an 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澳大利亚科技年代基督教研究院，简称 ISCAST)；这观点跟已故无神论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提出 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 (互不重叠领域，简称 NOMA) 的观点前所未有地不谋而合，<creation.com/noma>

1. 有损神良善的形像

非基督徒反驳说：“世上的苦难那么多，怎能叫人相信有一位慈爱的神呢？”他们举动物的苦难为例，视为问题的一部分。根据《创世记》的历史，神创造万有，在创造了第一批人类——亚当和夏娃（创世记1:31）后，祂形容这些事物“都甚好”。人和动物当时都是素食的（创世记1:29-30），如此美好的一个世界，实在好得叫人难以想像。由于人类犯罪（叛逆创造者和宇宙主宰），死亡和苦难从此带入神美好的创造里（创世记第3章）。

《罗马书》8:18-25申明，整个创造（不只人类），都“服在虚空之下”、都在“叹息”中、受“败坏的辖制”，并等待着救赎。著名的罗马书评论家如布鲁斯（F.F. Bruce）、克兰菲尔德（C.E.B. Cranfield）及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等，都认同保罗在此处指的是堕落。⁴这个说法跟《创世记》第3章的真实历史吻合。那里记载受造物（不只人类）因人类的罪孽而被咒诅。举例：土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创世记3:18）。现时保存在化石记录中的荆棘，估计比人类的出现早了约三亿年。如果这是真确的，而上述的“重新诠释”又属实，那么圣经就误导人了。

事实上，世界原先被造时并不是这样子，因人类的罪孽，我们才活在一个腐败的世界里。基督徒最初也抱着这种观念。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的经典诗作《*Paradise Lost*》（失乐园）及《*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正好反映当时的人毫无异议地接纳

4. 详情见萨尔夫提（Sarfati, J.），2005年，“The Fall: a cosmic catastrophe—Hugh Ross’s blunders on plant death in the Bible”（堕落：一个宇宙浩劫——休·罗斯对圣经中植物死亡的误解），《*Journal of Creation*》19（3）：60-64，<creation.com/plant_death>；史密斯（Smith, H.），2007年，“Cosmic and universal death from Adam’s Fall: An exegesis of Romans 8:19-23a”（亚当的堕落触发全宇宙和全人类的死亡：罗马书8:19-23上的注释），《*Journal of Creation*》21（1）：75-85，<creation.com/romans8>

这套基督徒的世界观。⁵然而如果神在几十亿年前已展开创造，祂肯定是最不“良善”了。因为在罪恶进入宇宙之先，在几十亿年前，祂就容让并无视死亡、疾病、残暴及苦难的发生，还把这个会受死亡缠绕的创造视之为“一切都甚好”。

2. 有损福音的内容

新约圣经清楚地教导，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理由，关乎《创世记》第1章至第3章的真实历史事件，因第一个人类犯罪令死亡进入创造里：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 15:21 及 22；再参阅罗马书 5:12-21）

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 15:45）因为他要改写第一个亚当所做的。他亲身钉在十字架上，为堕落了亚当后裔独力承担死亡的诅咒（加拉太书 3:13；歌罗西书 1:22）。

很明显，圣经教导关于耶稣受死的理由是基于真实的《创世记》事件：肉体的死亡源自亚当的罪孽，死亡并不是创造的秩序里其中一环。那些贬低《创世记》历史性的人，通常都宣称亚当的死亡只具有“属灵”方面的意义（与神隔绝）。但事实上也属肉体的死亡：“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 3:19）。同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肉体的死亡。他的肉身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已经打破从亚当而来的死亡诅咒。

5. 见巴滕 (Batten, D.) 及萨尔法提 (Sarfati, J.)，2006年，《15 Reasons to Take Genesis as History》，Creation Book Publishers出版，亚特兰大，美国；及2013年中文版，《创世记是历史著作的15个理据》，国际创造事工（澳大利亚）出版，香港

如果死亡从来都是“创造”的一部分，那么如何能成为“最后的仇敌”（哥林多前书15:26），而耶稣又为何要死呢？

3. 有损末世论的内容（关于末日的教导）

圣经提及一个将来，那时会把现在的秩序都废弃了，神会创造一个没有苦难和痛苦的新天新地，以前的事都要过去（彼得后书3:10-13；启示录21:4-5）。倘若神“创造”的事都如我们所看到的，而死亡和苦难本质上是创造的秩序，并假定《创世记》也如之前所述的观点一样，那么神为何要把现有的秩序毁灭而另外造一个新的呢？

如果起初的诅咒没有把死亡和痛苦带入世界，为何《启示录》会视除掉创世之初的诅咒就等同除掉死亡和痛苦呢（启示录21:4、22:2）？这并不合理。

这也有损关于将来复兴的教导（罗马书8:21；使徒行传3:21）。复兴指回到昔日的状态。难道基督徒会乐于回到数以百万年前的死亡与苦难里吗？⁶

4. 有损圣经诠释学的内容（关于如何解读圣经）

如果人们不能把《创世记》理解为一部历史（但实在是一部历史，稍后我们会详加说明），我们应如何理解圣经的其他部分？倘若《出埃及记》的记载或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事迹没有真实发生（基于相同的文学手法），那么所记载的也许只是神学的思辩（纯粹文体架构）而已？新约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教导、死亡与复活等内容，大概也就不是真实历史（即使这看似事实）吧！

6. 见维德拉梅 (Verderame, J.)，1998年，“Theistic evolution: future shock?”（有神进化论：未来冲击？），《Creation》20 (3)：18；格里格 (Grigg, R.)，2003年，“The future—some issues for “long-age” Christians”（未来——给相信“年老地球”的基督徒的几个问题），《Creation》25 (4)：50-51，<creation.com/future>

此外，如果有任何看法把《创世记》从历史中抽离，便会：

· 有损圣经其余部分的可信性

如果人不能把《创世记》理解为平实的历史，那么历史何时才开始？许多人接受亚伯拉罕（创世记12章）是真实存在的人，却把他的先祖们（尤指亚当）当作一些隐喻处理。可是耶稣的家谱却能追溯至亚当（路加福音3章），那么那些隐喻何时开始又何时终结呢？

耶稣视《创世记》为历史。⁷难道神的儿子弄错了？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很多年前曾针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一番见解：

“当我试图追随那些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手法’及寓言中摸索的人，我发现自己很快就迷路了。抱着一股想弄清楚事情的热诚，我就老实不客气地问，究竟作者的意思是指耶稣不相信那些事情，抑或是指耶稣相信呢？当耶稣实在地说过：‘洪水来就把他们全都毁灭了’，他是否相信这场大洪水曾经真实发生，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呢？”⁸

· 有损基于《创世记》而撰写的教义

例如：有关婚姻的教义、道德规条、衣着的规矩、我们存在的意义及目的等，全都基于《创世记》所述的历史事件而设。

为何不相信创造的日子就是平常的日子呢？

虽然许多神学家承认，《创世记》似乎是一部平实的历史，但他们并没有相信那是事实。为什么呢？举个典型例子说明。

7. 见萨尔法提 (Sarfati, J.)，2006年，“Genesis: Bible authors believed it to be history”（创世记：圣经作者相信是一部历史），《Creation》28 (2)：21-23，<creation.com/gen-hist>

8. 托马斯·赫胥黎 (Thomas Huxley)，1897年，《Science and Hebrew Tradition Essays 1》（科学与希伯来传统论文集一），232页

“很明显，撇开由科学引伸任何诠释上的考虑，对《创世记》最直接的理解，就是神在六个太阳日 (solar days) 内创造了天地，人在第六日被造，因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死亡和混乱进入了世界，所有化石是由于全球灾难性大洪水所造成，大洪水中只有挪亚一家和相关的动物能存活。”⁹〔这是我们所强调的〕

留意作者如此说：“撇开由科学引伸任何诠释上的考虑”，他就会相信《创世记》是一部记述真实事件的平实历史。

换言之，对于许多神学家而言，“科学”才是权威，而不是神的话语。我们得承认，这种相信“科学”可以得出一个《创世记》的“重新诠释”版本，实在是不对的。“历史性科学” (historical science) 或称“起源科学” (origins science) 的推论尚且不能为任何事带来确凿的基础，更不应该与全知永在的神的话语混为一谈 (见 12-13 页“这是科学吗？”)。

其实，德高望重的系统神学家路易斯·伯克富 (Louis Berkhof) 也认为，与其用历史性科学去诠释《创世记》，我们更需用圣经去明白自然的历史：

“起初神透过创造万物启示自己，但因罪的破坏，原本的启示也都变得模糊。此外，在人堕落后，从事物中得到启示的情况可谓少之又少，只有神在圣经里自我启示才够充分。圣经所传递对神的认知，包括纯洁无瑕、毫无过犯、摆脱迷信、并回应堕落了的人的属灵需要……有些人倾向把神的普遍启示视为次要来源，这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自然界值得人省思，全靠从圣经赋予的解释。”¹⁰

9. 潘柏滔 (Pun, P.P.T.)，1987年，《*J. Amer. Scientific Affiliation*》(美国科学联合会期刊) 39:14

10. 路易斯·伯克富 (Louis Berkhof)，1932年，《*Introductory volume to Systematic Theology*》(系统神学导论)，Eerdmans出版，96页

这恰好驳斥那些辩称自然界是圣经第67卷书的人。他们套用这卷“书”（像大部分科学家那样）来诠释创造的日子，并视为漫长的时段。

基督徒的想法应该以圣经为依据。

从前人们是如何理解《创世记》呢？

要回顾历史看《创世记》如何被诠释，原因有二：

1. 概括的原因：如果古老的地球观念是如此普遍，那么总会有人假设圣经曾作暗示。如果之前没有人这样说，直到“科学”兴起才提出，那就很可能是人企图迁就“科学”，并以“科学”的理解去诠释圣经。
2. 特别为教会内鼓吹“深邃时间”（deep time）的人士而设：为了避免别人指责而强调根据“科学”而不是圣经文本，他们不时宣称，*诠释的人一直以来都容许把创造的日子理解为漫长的时间*。因此须要郑重地审视证据。

早期教父

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公元329至379年），在他一系列有关六日创造的讲章集《Hexaëmeron》（论创世六日）中辩称：原意其实很浅白，创世的日子就是平常的日子；神吩咐灌木丛顷刻遍布大地、树木快速长高、瞬间把河流充满鱼类；动物原先不会互相残杀；太阳继大地之后才被创造等等。他更反驳由动物变人的进化

观念。¹¹有一点要留意，达尔文没有发明进化论。这些观念可追索到主前的反有神论哲学家，如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er)、伊庇麦尼德 (Epimenides) 及卢克莱修 (Lucretius) 等人的观念，从最早的源流就显出进化论是一种异教、反神的思想。

有些人会对早期教父的立场有误解，因为没有仔细看清楚。过去东正教会一般都把创造周视为真实时间，同时也常会采纳其象征意义——当作地球的始末为七千年的历史去理解。他们绝不会视创造的日子为漫长的时间。

已故东正教神父塞拉芬·罗斯 (Seraphim Rose) 小心翼翼地把东正教教父的看法辑录成文，对于《创世记》的观点，他们跟现代创造论者一致。¹²地质历史学博士特里·莫滕森 (Terry Mortenson) 对文献有如此论述：

“他 (塞拉芬·罗斯) 的基本参考资料来自早期‘教父’对《创世记》的评论，包括约翰·克里索斯顿 (John Chrysostom, 公元344至407年)、叙利亚的伊弗雷姆 (Ephraim the Syrian, 公元306至372年)、大巴西流 (Basil the Great, 公元329至379年)、米兰的安布罗斯 (Ambrose of Milan, 公元339至397年)。此外他还引述许多当世和后世的‘教父’就《创世记》第1至11章所作的评论。”¹³

罗斯指出，东正教教父对于创造周、人的堕落及全球性大洪水的历史真实性，观念一致。他们相信神的创造是顷刻发生，认为人

11. 巴滕 (Batten, D.)，1994年，“Genesis means what it says: Basil (AD 329-379)” (创世记说实话说：巴西流，公元329至379年)，《Creation》16 (4)：23，<creation.com/basil>，根据巴西流《论创世六日》而撰文2:8

12. 罗斯神父 (Fr. Rose) 所撰写的文献《Genesis, Creation and Early Man》(创世记、创造及早期人类) 于他死后出版，Platina, 加州，2000年

13. 莫滕森 (Mortenson, T.)，2002年，“Orthodoxy and Genesis: What the fathers really taught” (东正教与创世记：教父们真实教导什么)，《Journal of Creation》16 (3)：48-53，<creation.com/seraphim>

堕落前后的世界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而且歧异深远。

有些人会引述奥古斯丁 (Augustine) 及俄利根 (Origen) 的观点振振有词地把“深邃时间”的概念混入圣经当中。这两位大学者同属于亚历山大学派，倾向以寓意手法解读圣经的不同章节。对于创造的日子，他们不是从圣经文本解读出寓意，而是受圣经以外的观念影响，包括新柏拉图哲学观（例如：他们会“说服”人，神不会自毁清誉被时间局限）。不过，那些想搬出两位大学者的思想来附和自己“深邃时间”概念的，却碰得一鼻子灰，皆因奥古斯丁和俄利根都表示，神**顷刻**把万物创造出来，而不是经过漫长时间才完成。他们更**开宗明义**为圣经只有几千年历史，也为挪亚时代的全球大洪水说项。¹⁴

也许有人还想辩驳，过去教父们的解经方法有误，我们现在的知识更胜一筹。可是现在的学术界不是第一身接触原文圣经和当时的文化，如要破旧立新，就有责任去找出证据来支持新论调。

改教者

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说：“昼夜的循环，在太阳被造之前，由第一日就已开始。（对‘要有光就有了光’作评论）”，而且还说“那些坚持世界是在瞬间中被造的人，其错误已明明地驳回了（几乎可以肯定是对着奥古斯丁和俄利根说的）。若说摩西把神顷刻完成的工作分六日去表达，为了方便颁布诫命，那就未免小题



图11 · TFE Graphics

约翰·加尔文

14. 俄利根 (Origen), 《*Contra Celsum*》(反驳克里索) 1.19; 奥古斯丁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上帝之城), 12 (10)

大造了。（是否有文体架构论的先兆呢？）我们倒不如说，为了迁就人的程度，神用了六日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若然他们知道，由创造宇宙的一刻起已过五千多年，恐怕会令他们啼笑皆非。”至于“大洪水发生40日等事迹，这是摩西极力强调的，为要展示全世界已陷入大水中。”¹⁵



图片：THE Graphics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对这等命题立场更鲜明，他清楚表示自己认同《创世记》的历史真实性。他更就怀疑论者提出《创世记》第1与第2章之间可能有抵触的宣称作申辩（见后面部分）。¹⁶

反对《创世记》是真实历史的人，都常引用罗纳德·南博斯 (Ronald Numbers) 的著作《The Creationist》(创造论者) 作支持。据南博斯指出，年轻地球“创造论”是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乔治·麦克里迪·普赖斯 (George McCready Price) 于1920年代创立。这可算是其中一个最匪夷所思的历史修正主义例子，把神话当作历史，捏造出大部分古人和特别是教会都支持平坦地球论的说法。不过这宗“平坦地球”的事件已被历史学家杰弗里·伯顿·拉塞尔 (Jeffrey Burton Russell) 彻底地推翻。¹⁷历史学家南博斯似乎对普赖斯之前的世界历史一无所知。上文有关教父及改教者所提供的资料，就足以指出南博斯这部著作的错误。此外，还有更多人驳倒

15. 载于萨尔夫法提 (Sarfaty, J.)，2000年，“Calvin said: Genesis means what it says” (加尔文说：创世记实话实说)，《Creation》22 (4)：44-45，<creation.com/calvin>

16. 巴茨 (Bartz, P.)，1984年，“Luther on evolution” (路德论进化论)，《Creation》6 (3)：18-21，<creation.com/luther>

17. 拉塞尔 (Russell, J.B.)，1991年，《Inventing the Flat Earth: Columbus & Modern Historians》(创造平坦的地球：哥伦布和现代历史学家)，Praeger出版，该书的概要可参考：<www.asa3.org/ASA/topics/history/1997Russell.html>

他的谬误。详见地球科学历史家特里·莫滕森的研究，他曾深入研究那些在1800年代、为圣经提及地球的年龄和《创世记》全球大洪水作辩护的地质学家。¹⁸

为何一定是平常的日子呢？¹⁹

1.《创世记》是历史的记载而不是诗体

希伯来文对于记载历史有一套特定的文法，而《创世记》第1至11章就用这套文法写成，结构就跟第12章以后的篇章以及其他书卷包括《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及《士师记》等大部分篇章相同。《创世记》不是诗体或寓言。

《创世记》原文充满许多连接词，and... and... and...（注：英文圣经英王钦定本〔KJV〕使用，中文圣经和合本没有显示）是历史体裁的写法。这种连接词学术上称为“vav”（ו），亦常称为“waw”（连续不断地）。

《创世记》第1章所用的希伯来文动词特色，恰好与希伯来文记载历史或一连串过去事件所用的动词类型一致，就是只在头一个动词用完成式（*qatal*），而接续叙事所用的其他动词就用未完成式（*vayyiqtol*）。²⁰在《创世记》第1章，第一个动词是 *bara*（创造），是完成式，而接续叙事所用到的动词，都是未完成式。²¹一个恰当

18. 见莫滕森 (Mortenson, T.)，2004年，《*The Great Turning Point*》（伟大的转折点），该著作以他在Coventry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creation.com/turning_point>

19. 有关该题目的深入剖析，可参考萨尔法提 (Sarfati, J.)，2004年，《*Refuting Compromise*》（反驳妥协）第二章，Creation Book Publishers出版，亚特兰大，美国

20. 儒望 (Jouon, P.) 和村冈 (Muraoka, T.)，1991年，《*A Grammar of Biblical Hebrew: Part Three: Syntax*》（圣经希伯来文语法：第三部分：句法），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出版，罗马，390页

21. 详见希伯来文学者斯蒂芬·博伊德 (Stephen Boyd) 的希伯来文动词变化统计分析，2004年，“The Biblical Hebrew Creation account: New numbers tell the story”（圣经希伯来文的创世传记：新数字道出实情），《*ICR Impact*》377期，<www.icr.org/article/biblical-hebrew-creation-account-new-numbers-tell-/>

的英译本，会注意希伯来文的动词类型，把所有动词译为英文的完成式（或过去式）。

《创世记》第1至11章也有几处地方表现出历史性叙事的特徵，例如“宾格助词”就是动词直接涉及的对象；术语也经常界定清楚。至于希伯来文诗体（例如：很多诗篇的篇章）常用的平行句式，在《创世记》却为鲜见。²²

仅有的诗体模式（例如：创世记1:27及2:23），都是对真实事件作评论，情况也常在《诗篇》出现（例如：诗篇78篇）。即使《创世记》含有诗歌体裁，也不见得可以抹煞它历史性的叙述。

《创世记》第1章使用结构性平行句式的地方，跟《民数记》7:10-84最相似。两者都作结构性的叙事，并同样出现希伯来文连带数字的日子（יוֹם yôm），也按日子顺序记述。在《民数记》第7章里，12支派轮流在不同日子献上祭物：

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
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第二日来献的，是以萨迦子孙的
首领、苏押的儿子拿坦业……

第三日来献的，是西布伦子孙的
首领、希伦的儿子以利押……

第十二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
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希拉……



当我们留意细节，就会发现平行句式有更深层的意义。《民数记》第7章不只顺序列出日子（יוֹם yôm），还把这12日统称为

22. 凯泽 (Kaiser, W.C., Jr.), 1970年, “The literary form of Genesis 1-11” (创世记第1至11章的字面解释), 由佩恩 (Payne, J.B.) 主编,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ld Testament》(旧约圣经新角度), Word Inc. 出版, Waco, 德州, 美国, 59-60页

“用膏抹坛的日子”（英文圣经 KJV 版本为 *in the day that*），这语句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 10 节及第 84 节，作首尾呼应。看到这个统称，人们也不会质疑《民数记》第 7 章（第 12、18、24、30、36、42、48、54、60、66、72 及 78 节）所指的日子长度会有别于平常的日子（英文圣经 KJV 版本这里没有用 “in” 这个介词）。由此就能反驳这个论点——有人声称《创世记》2:4：“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英文圣经 KJV 版本为 *in the day that* [ביום *b^eyôm*²³])，这里的日子是创造周的统称，故此《创世记》第 1 章所指的那些日子并不是平常的长度。其实 ביום *b^eyôm* 只是个希伯来文的惯用语，中文表示“当”，英文意思是“when”（参考创世记 2:4；民数记 7:10 及 84 的 NASB 和 NIV 英文译本）。²⁴

这种结构性叙事（民数记第 7 章）和顺序罗列日子的情况，尚且没有人指称是含有神学教导意味的诗歌体裁，因而否认其历史性质，也没有人质疑这里所指的日子不是平常的日子。换言之，人们不能从文法入手去否认《创世记》第 1 章所指的日子只是平常的日子，就是说《创世记》第 1 章是一部平实的历史。

希伯来文学者都同意《创世记》属历史体裁。例如：牛津大学希伯来文学者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写道：

“……就我所知，也许，所有世界知名学府的希伯来文或旧约圣经研究的教授，都相信《创世记》第 1 至 11 章的作者有意向读者表达以下（右页）的思想：

23. 其实，《民数记》第 7 章许多经节都使用 *bayôm* 而不是 *beyôm*。前者就如同用英文的 “a” 代替 “the” 这个冠词，意思是“在第 X 日”（on the day [xth]），而后者是不用冠词的。

24. 萨尔法提（Sarfati, J.），2005 年，“Hebrew scholar affirms that Genesis means what it says! Interview with Dr. Ting Wang, Lecturer in Biblical Hebrew”（希伯来文学者确认创世记说实话！采访希伯来文圣经讲师王定远博士），《Creation》27（4）：48-51，<creation.com/wang>

- a. 创造在一连六日里发生，每日只有24小时，跟我们现在一样；
- b. 《创世记》中家谱记载的年岁，只需用简单的加法运算，就能得到从世界之初到圣经较后期事迹的年代；
- c. 挪亚大洪水的规模是全球性的，把所有人 and 动物灭绝，方舟上的人和动物除外。”²⁵

贯彻新正统 (neo-orthodox) 神学观的作风，巴尔并不相信《创世记》，但他明白希伯来文作者想清楚表达的事。有人基于巴尔不相信《创世记》的历史性，批评我们引述他的见解，但这正好是我们引述的原因——他是敌对证人。由于他不认为《创世记》有任何权威性，故无必要作出任何迁就，就能随意说出作者清晰的意图。相反，“福音派”神学家多少基于圣经的权威，但不能真正相信《创世记》所述的大部分（或任何部分）都是历史，这就是所谓“与文本角力”。

希伯来文学者斯蒂芬·博伊德 (Stephen Boyd) 博士指出，透过比较希伯来文历史和诗歌体裁中动词变化的频率，就得出《创世记》第1章明显是历史叙事，而非“诗体”。他总结认为：“唯一一个浅白又站得住脚的看法，就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神用六日的时间创造万有。”²⁶

其他支持字面上六日创造的希伯来文学者还包括：

- 安德鲁·斯坦曼 (Andrew Steinmann) 博士，伊利诺伊州 Concordia 大学神学及希伯来文副教授²⁷

25. 巴尔 (Barr, J.), “Letter to David C.C. Watson” (给大卫·沃森的信), 1984年4月23日

26. 博伊德 (Boyd, S.W.), “The biblical Hebrew creation account: new numbers tell the story” (圣经希伯来文的创世传记: 新数字道出实情), 《Impact》, 377期, 4页, <www.icr.org/article/biblical-hebrew-creation-account-new-numbers-tell/>

27. 斯坦曼 (Steinmann, A.), 2002年, “אחד (echad) as an ordinal number and the meaning of Genesis 1:5” (אחד (echad) 作为序数词及创世记1:5的意思), 《JETS》45 (4) : 577-584, <http://www.etsjets.org/files/JETS-PDFs/45/45-4/45-4-PP577-584_JETS.pdf>

- 罗伯特·麦凯布 (Robert McCabe) 博士，密歇根州 Allen Park 底特律浸信会神学院旧约圣经教授²⁸
- 王定远博士，史丹福大学希伯来文圣经讲师²⁹

2.《创世记》第1章所用的“日”跟其他希伯来文经文作比较

一个理解圣经经文的基本原则，就是把相同的字词和短语跟圣经其他部分作比较。

《创世记》第1章是如何使用“日”这个字？以下是“日”出现的上文下理（尽量按字面意义）：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是第四日……是第五日……
是第六日

标准希伯来文字典指出，《创世记》1:5所出现的“日”是“以一日24小时计算”。³⁰这个“日”被界定为一个由早到晚的循环，有昼夜之分，有日数之分。这就足够了，《创世记》第1章所指的“日”就是平白的一天！19世纪英国爱丁堡 New College 一位开明的学者马库斯·多兹 (Marcus Dods) 教授表示：

“譬如说，这些篇章里‘日’这个字不是指24小时，那么，即使释经也是枉费心机。”³¹

28. 麦凯布 (McCabe, R.V.)，2000年，“A defense of literal days in the Creation Week”（为创造周的平常日子辩护），《Detroit Baptist Seminary Journal》5:97-123，<<https://www.dbts.edu/journals/2000/mccabe.pdf>>

29. 见注脚24

30. 由凯勒 (Koehler, K.) 及鲍姆加特纳 (Baumgartner, W.) 编辑，理查森 (Richardson, M.E.J.) 翻译，2002年，《Hebrew-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旧约圣经希伯来文亚兰文字典）

31. 多兹 (Dods, M.)，1888年，由凯利 (Kelly, D.F.) 于1997年引述，《Creation and Change》（创造与改变），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出版，Fearn，英国，112页

留意《创世记》第1章所用的“日”，会配上一个数词，可作单数或复数形态出现，在《创世记》以外的书卷出现过410次，都是指平常的一天。³²

“晚上”和“早晨”连用而没有使用“日”的情况，在《创世记》第1章以外也出现过38次，也是指平常的一天。“晚上”或“早晨”与“日”连用的情况，在《创世记》第1章以外也出现过23次，同是指平常的一天。“夜”与“日”连用也有52次，都是指平常的一天。

从圣经经文的分析到逻辑的思辩，带出一个实况，在《创世记》第1章里的“日”是“平常”的日子，别无其他选择。

希伯来文 *yom*（日子）以不同形式在《创世记》第1章出现，来表示平常的日子。

3. 创造周是以一星期七日为基础

《出埃及记》20:11给创造周作了一个撮要，作为一星期七日，第七日休息的基础（第10节），并消除任何藉诠释手法去延长时间的可能性（如文体架构论、一日千年论、所有时沟论〔gap theory〕——详见本书第三章，神的日子有别于我们的日子、启示的日子等看法）：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32. 数据由斯坦博 (Stambaugh, J.) 提供, 1996年, “The days of creation: A semantic approach” (创造的日子: 从语意学入手), 《Proc. Evangelical Society's Far West Region Meeting》(福音派学会远西地区会议公报), The Master's Seminary出版, Sun Valley, 加州

留意《出埃及记》20:1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这是神自己的说话，不是摩西的意思，也不是编者或任何凭空捏造的抄写人的意思（有学说假设摩西五经出自四个文献来源：耶典、伊典、申典及祭典）。可是，那些人距事件发生上千年后才出现（可悲的是，许多神学院就是教导这些无根无据的空话）。^{33、34}

神用六日创造万有，别无其他，就是“天、地、海和其中万物”。这个综合表述，强调事件已大功告成。“神创造宇宙”也许是另一个恰当的演绎。³⁵然后神在第七日，就是“安息”日，停止工作。祂本不用六日去创造万有，也不需要休息（以赛亚书40:28），但祂却以这种方式 and 时限给我们示范一星期的运作模式。这就是我们一星期七日的起源。

圣经经文本已排除了所有企图拉长宇宙存在的时间的外在观点。

反对六日创造的其他论点

1. “日”有时候指平常日子以外的意思

无人会否认“日”存着几个意思，但按上文下理，日子顺序罗列，有早晚之分，就界定为《创世记》第1章的平常日子。《创世记》2:4

-
33. 格里格 (Grigg, R.)，1998年，“Did Moses really write Genesis?”（创世记真是摩西写的吗？），《Creation》20 (4)：43-46，<creation.com/jedp>
34. 霍尔丁 (Holding, J.P.)，“Does Genesis hold up under critic’s scrutiny?”（创世记能否抵挡评论家的批评呢？），〔就以上注脚33回应评论〕，<creation.com/moses-critic>
35. 这是一种修辞技巧，称为**两极表达法** (merism)，指用两组对立的词组去表达一个包含一切的单一概念。英语有个惯用语“open day and night”（日夜开放），指“24小时通宵营业”；“far and near”（远远近近）；“hill and vale”（山丘溪谷）；“high and low”（高高低低）等。“Heavens and earth”（天地）就用来形容整个创造，因为希伯来文圣经没有“宇宙”这个词。见勒波德 (Leupold, H.C.)，1942年，《Exposition of Genesis》（阐释创世记）1：41，Baker Book House出版，密歇根州。勒波德以《耶利米书》10:16、《以赛亚书》44:24、《诗篇》103:19及119:91和《传道书》11:5作例子，表示它们采取了相同的手法

“在耶和華神造天地的日子”这一句，如前所述，希伯来文本本用了一个惯用语“当”，而这里没有日数、或早晚的内容来把时间界定为平常的日子。

有人便引述，《彼得后书》3:8“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经文，把创世的每一日等同千年或更漫长的时间，实在是经文误用。留意圣经把一日**比喻**为一千年，中间夹着一个比喻词“如”，是打个**比方**，并不是**真实**的一日。其实，在这里圣经要教导我们，即使基督再来这事已让我们等了很久，但对永恒的神而言也算不得什么，因为祂耐心等候人们知罪悔改。这里不应把《创世记》第1章“日”的意思混为一谈。我们反过来要欣赏这种修辞技巧的恰当运用，因为平白的一天跟千年作了强烈对比，在创造者永恒的时间里，日子的多寡，根本毫无分别。

另一处类似的经文在《诗篇》90:4出现，那里把千年喻为神眼中的一更（三或四小时），但无人指称那一更就等同千年的时间！这段经文用神的永恒与我们的短暂作对比。备受尊崇的评论家约翰·吉尔（John Gill）表示：“如此衍词造句，表明一个人神的分野，神永恒存在，人终归一死”。这跟《创世记》第1章“日”的意思也拉不上关系。³⁶

2. 《创世记》第1和2章的记载互相矛盾，为何我们还要相信《创世记》第1章是历史？

《创世记》第1和第2章，不是两个不同创世的论述，也没有互相矛盾。《创世记》第1章述说万物的创造、宇宙的创造和展现一幅“大图画”（见创世记1:31-2:4上）。《创世记》第2章再述造男造女的经过和第1章没有提及的细节，尤其是神特设的园子里的情况。

36. 萨尔夫提 (Sarfati, J.), “2 Peter 3:8 - one day is like a thousand years” (彼得后书3:8 “一日如千年”), <creation.com/content/view/2424>

第2章并不是另一个创世的记述：这里没有提及地球、太阳、月亮、星宿、海洋、陆地、天空、海洋生物及爬行动物等事物的创造。

有人指出《创世记》第1及2章的创世次序有明显的差异，认为《创世记》2:5的植物和草本、《创世记》2:9的树木，在某些英文圣经版本中似乎表达在亚当之后才出现，有违《创世记》第1章的次序——第三日创造植物，第六日创造人类。

其实，《创世记》第2章所记载的重点直接与亚当、夏娃及园子有关，而并非指整体的创造。留意植物和草本在第2章里是生长在“野地”及“田间”（比较创世记1:12），这都需要人类去打理（创世记2:5），这些植物需要人去培植，而不是指整体的植物。同样，树木（创世记2:9）只是园子里栽种的树木，不是指整体的树木。这里发生的事仅属神创造园子的环境，而不是指整体的创造。

同一道理，在《创世记》2:19提及“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就以为形成时间要到夏娃被造之前，这问题也值得斟酌。

不过，当我们发现希伯来文语法中，没有如英文一样有特定的动词时态来显示过去完成的情况（“had formed”〔之前已造成〕、“having formed”〔尚在形成中〕），所谓的矛盾已然不攻自破，因为一些学者及评论家，例如：基尔和德里慈（Keil & Delitzsch）及勒波德（Leupold）都指出，按《创世记》第2章的上文下理推测，以上两段经文都属过去完成式，只不过在第2章作覆述。例如：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创世记2:19），在英文新国际版（NIV）圣经中，用“had formed”（之前已造成），更清晰表示过去完成的时态，这样就把矛盾化解了。

既然《创世记》第2章并没有跟第1章互相矛盾，故用此来抨击《创世记》第1章的历史性，这个论点并不成立。³⁷

**《创世记》第2章不是另一个创世的记述，
而是为第六日的创造作更详细的记述。**

3. 亚当不可能在一日之内（第六日）就替所有动物命名

亚当没有把现存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 (species) 命名，要做到可能也有点困难。他只是为那些被神带到自己面前的动物命名。被命名的动物就是“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创世记 2:20），一些与人类宏观环境有关的生物；至于海洋生物与“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就没有包括在内。即使在命名的一群里，举个例，也没有数以百计的鸚鵡品种可命名，也许只得一类或几类而已。神明显要让亚当透过命名的行动进行管治（如创世记 1:28 所述，亚当要去作管治，命名这个行动本身就是行使管治权）。在亚当给活物命名的过程，亦突显了亚当有所欠缺：一个配偶。夏娃因而被造，亚当大概为之感激不尽！

我们需谨记，亚当被造出来时是个完美的典范，有良好的语言能力，也未犯罪堕落，区区生物品种的命名，实在不难在几小时内完成。³⁸

4. 太阳直到第四日才被造，头三日如何能够称为平常的日子呢？

早期的教父和后期的改教者也留意到光比太阳更先被造，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到现在才有人提出质疑，如同创造论者不曾

37. 详情见“Genesis contradictions?”（创世记自相矛盾?），<creation.com/Genesis_contradictions>

38. 格里格 (Grigg, R.)，1996年，“Naming the animals: all in a day’s work for Adam”（动物命名：亚当一日的工作），《Creation》18 (4) :46-49，<creation.com/animalnames>

想过这一点。在公元180年，安提阿的提阿菲罗斯 (Theophilus of Antioch) 表示膜拜太阳很荒唐，因为神创造了植物才造太阳，巴西流也是如此认为。³⁹

一日的最基本定义，就是“地球绕着轴心完成自转一次”。所以我们的一日，所指的就是地球自转。把一天分成早晚，我们需要一个导向性的光源，让地球自转时缔造出昼夜的循环，正如《创世记》第1章所描述的每一日。紧接着黑暗混沌 (创世记 1:1-2)，圣经记载在头一日后部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第3节)。因此我们有了光源和一个会自转的地球，然后日子就不断推进：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有些人指称，头几天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就得假设神在创造大光去管理白昼 (创世记 1:14) 时，也改变了地球绕着轴心自转的速度，这个可能性不大。

圣经经文也没有暗示头几天的时间长度不一样，相同的运作模式在第二日、第三日应用，也在第四日和第五日沿用。(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

5. 第七日还未完结，其他日子可能指很长一段时间

有些人指出，由于第七日 (创世记 2:2-3) 没有明言“有晚上、有早晨”的时间之分，所以第七日仍然继续，维持一段长时间，所以人们应视其他日子为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由于没有第八日的创造，就没有必要写明要用早晚去分隔第七日和第八日。此外，早晚之分是表示一日的开始和终结，

39. 提阿菲罗斯 (Theophilus)，《To Autolytus》(致奥托莱库斯) 2:15；巴西流 (Basil)，《Hexaëmeron》(论创世六日) 6:2

如果没有列明早晚之别，就视为第七日未完结，那么，按道理第七日同样也还未开始呢！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也被套用于《希伯来书》第4章，认为所述的第七日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其他日子也会是长时间。他们是如此辩驳：

“根据经文《希伯来书》4:4-11，第七日的创造一直延伸至几个世纪……《创世记》第1至2章记载的第七日代表至少几千年，甚至指向一个更长远但有限的终极，并得出一个似乎合理的结论：《创世记》以平行句式记载创世事件，因而头六日也可能是指很长一段时间。”⁴⁰

可惜，《希伯来书》第4章并没有说第七日的创造一直延伸到今天，经文只是说神的休息继续。如果有人在星期一说他星期六休息，他现在休息中，这并不表示星期六这一天的时间未完，而是休息延伸至星期一而已。

再者，这种休息是给基督里面的人（见第9至11节），给神国度里面的人。换言之，这指属灵上的休息。假如所暗示的休息是创造周第七日的延伸，那么，每个人都已进入这种休息状态了。

理据源于《出埃及记》20:10-11，这是神亲自写出来的，神第七日的休息是作为守安息日诫命的基础，确切说明神的休息日，就是在第七日，这一日跟创造周其余六日是相同的。如果第七日还未完结，就会出现一个古怪的一周。⁴¹

40. 罗斯 (Ross, H.) : 1994年, 《*Creation and Time*》(创造与时间), Navpress出版, Colorado Springs, 科罗拉多, 49页

41. 佚名, 1999年, “Is the seventh day an eternal day?” (第七日是个永恒的日子吗?), 《*Creation*》21 (3) : 44-45, <creation.com/seventhday>

6.《创世记》是诗体 / 比喻，是一个神学辩题（辩论文章），因此不是一部历史（文体架构论）

文体架构论的主张，大概就是许多神学院所拥护的观点——他们接受圣经的权威但并不接受创造就在六个平常日子里发生。

如果文体的架构才是圣经文本真正的意思，那么，要到1924年阿里·罗德稷（Arie Noordtzij）出现，才有人以这个方式诠释圣经，这令人摸不着头脑。其实事情也不足为怪，因为文体架构论的主要倡议者梅雷迪斯·克兰（Meredith Kline）和亨利·布洛彻（Henri Blocher）也承认，这种别开生面的诠释手法，基本原则就是硬把圣经套入所谓科学的“事实”里，而这种理论基础要到20世纪才有圣经学者想得出来。

譬如：克兰在他的重要文体架构论文章中承认“本文的主旨，就是要驳倒年轻地球学说的理论家对《创世记》创造‘周’的字面解读”。⁴²而布洛彻表示：“文体架构论可以解决一些缠绕着评论家的问题，（包括）面对遥远过去的科学构想。”他进一步承认，自己拒绝圣经平白的教导，因为“拒绝一切科学家所接受的理论是需要无比的勇气。”由此可见，文体架构论不是尝试用来理解《创世记》，而是要拿来作抗衡，拒绝承认二千年来学者们和平民百姓所相信《创世记》记载着真实时空发生的真实事件。⁴³

a.《创世记》第1章的日子是真实历史吗？

然而，如上所述，《创世记》毫无疑问是历史叙述。但有文体架构论的支持者辩称，由于《创世记》第2章（据他们所说）是提纲挈领式写法，而不是顺时序编排，所以《创世记》第1章亦如是，日子是比喻的手法而不是真实的日子。这个论点并不合理，如同

42. 克兰（Kline M.G.），1996年，“Space and time in the Genesis cosmology”（创世记宇宙学的时空），《Perspectives on Science & Christian Faith》（科学角度与基督教信仰）48（1）：2-15

43. 有关文体架构论的评论文章，见<creation.com/framework>

说《马太福音》是提纲挈领式写法，所以《路加福音》就不是顺时序编排，两者并无因果关系。此外，如我们上述第2点所指出，在第1章作一个历史的综合概要，然后在第2章作前文相关细节的描述，这种手法合情合理，也近乎古代近东的文学手法。第2章既然没有像第1章的日子排序，又岂能左右我们对第1章的看法呢？

b. 是否出现两组三连日呢？

其中一个捍卫诗体的重要“证据”，就是声称有两组三连日的对照结构。根据这个看法，摩西以一个特殊的风格编排日子，把第四至第六日跟第一至第三日作平行对照。克兰认为，第一至第三日代表国度，第四至第六日代表管治者⁴⁴，详见图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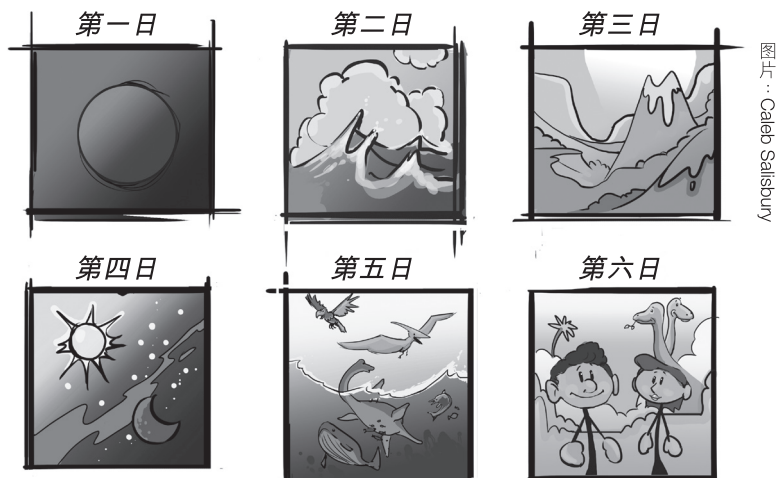
国度的日子		管治者的日子	
第一日	光与暗	第四日	太阳、月亮和 星宿(发光体)
第二日	天空和诸水分开	第五日	鱼和飞鸟
第三日	旱地跟海分开； 植物和树木	第六日	动物和人类

图表1：文体架构的观念经不起批判(见内文)

即使这个对照是真的，也没有排除历史性的次序，当然神有能力以某种排序方式去创造，作某种真理的教导。另外，有其他神学家辩称，这些“修辞手法”纯粹是支持者的想像多于圣经文本的意思。例如：两组三连日平行句式就被过分渲染。系统神学家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博士综合地说：

“首先，创造日子之间的对应关系，跟支持者所倡议的意思并不接近。太阳、月亮和星宿在第四日被造，如经文所说‘天上要有光体’(创世记1:14)，但这光体并不是摆放在第一日被造

44. 见注脚42



的任何空间，而是放在第二日才被造的‘空气/天空/天上’（英文圣经 KJV 版本的 firmament [穹苍]）。反而，词语上的对应是很明显的。这个‘空气/天空/天上’在第一日没有提到，但在第二日就提了五次（创世记 1:6-8），而第四日也提了三次（创世记 1:14-19）。当然第四日的‘昼夜’对应着第一日的‘光暗’。不过，如果说第二组三连日的创造物，是要填满第一组三连日的空间或形态（或套用克兰的话，去管治这些国度），那么不只第四日跟第二日的匹配，就连第二日跟第一日也匹配。

“此外，第二日与第五日的平行句法也不相近，皆因为第五日的鱼和飞鸟而设的生存空间，某程度上并没有在第二日出现，反而是在第三日。神要到第三日才聚集诸水，并称为‘海’（创世记 1:10），到第五日神才吩咐鱼去‘充满海中的水’（创世记 1:22）。同样，在第 26 及 28 节，鱼就被称为‘海里的鱼’，正好强调给鱼类栖身的环境是在第三日才出现。因此，在第五日出现的鱼似乎属于第三日被造的空间，而不是第二日

把空气上的水分开的环境。第二日与第五日难以理解为平行的句式，因为神在第五日没有创造什么东西来居住在‘空气以上的水’，反而在这日创造飞鸟（在希伯来文，意思不只飞鸟还包括飞虫），不只在第二日出现的‘空中’飞翔，更在第三日出现的‘地’/‘旱地’栖息和繁殖。（留意神在第五日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创世记 1:22〕）

“最后，第三日与第六日的对应更不准确，因为第六日神没有创造什么东西来充满祂在第三日聚集的水。凭以上种种分析，由生物去充满空间的对应方式得知，其实对应并不确切而且重复，所谓的文体‘架构’，空有井然的外表，实际上只要深究圣经文本，就越发令人觉得缺乏说服力。”⁴⁵

c. 《创世记》2:5 教导信徒神施行的是普通恩典？

文体架构论的支持者提出的另一个争论点就在《创世记》2:5。⁴⁶ 克兰如实指出，地球还未降雨或在人类出现之前，神没有创造植物，虽然所说的是要培植的植物而不是所有植物。⁴⁷ 克兰反问，神故然可以施行奇事滋润植物生长，究竟为什么那时神没有做呢？答案是，根据克兰所言，神按普通恩典行事：

“《创世记》2:5 呈现一个毋须辩证的假设，这假设清楚表明，通过各种过程，就是当时任何读者所认知的自然界正常规律，神的恩典就运行在创世时期。”⁴⁸

45. 格鲁登 (Grudem, W.)，1994年，《Systematic Theology》(系统神学)，Zondervan出版，Grand Rapids，密歇根州，美国，302页

46. 克鲁格 (Kruger, M.J.)，1997年，“An understanding of Genesis 2:5” (理解创世记2:5)，《Journal of Creation》11 (1)：106-110，<creation.com/images/pdfs/tj/j11_1/j11_1_106-110.pdf>

47. 克兰 (Kline, M.G.)，1958年，“Because it had not rained” (因为没有降雨)，《WTJ》20:146-157

48. 克兰，注脚 42，150页

留意克兰承认这个所谓假设，没有按圣经文本作过辩证，也就解释了为何几千年来注释家竟然看不到这点。然后他再跨张地表示，在整个创造周里有神普通的恩典运行其中：

“在《创世记》2:5和之后的经文，隐藏着一个原则，就是神施行恩典的行事作风，无论在创世时期或现代普通恩典时期都是一致的。”⁴⁹

这话一点见地都没有。即使普通恩典存在，也不代表神迹不存在。其实，圣经里的神迹就是在普通恩典里发生。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指出，那些人拒绝相信神会在正常的事件中介入，因为受到先验性的哲学假设所影响，而非从圣经文本得知。⁵⁰

神迹可以正确地理解为一个额外的加添，而不是“违反”恩典。当耶稣把水变为酒（约翰福音第2章），其他方面的“恩典”依然存在。也许耶稣在水里创造出多种非同凡响的有机化合物，令水变为酒；但地心吸力仍然运作，酒桶仍盛着液体、宾客的味蕾并无失效、他们的心脏依然跳动促进血液流动等等。

讽刺地，如果我们假设克兰的观念为要配合进化论的时间观，那么《创世记》2:5实在要议论的是驳斥普通恩典。在进化的情况中，海洋与第一批在地上生长的植物，时间相差几十亿年。留意圣经提及“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原因是“神还没有降雨在地”，即是说，在土地长出植物之前并没有雨水。假设蒸发和降水的过程就是普通恩典在运作，那么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雨水又怎能没有降到地上来呢？那才是特大的奇迹啊！

49. 克兰，注脚 42，151页

50. 霍顿（Horton, M.S.），2002年，《*Covenant and Eschatology: The Divine Drama*》（立约与末世论：神性剧目），Westminster John Knox出版

总而言之，克兰错误地假设普通恩典是神在《创世记》2:5里唯一的行事风格，更任意推断整个创造周的情况，并进而假设普通恩典不包括神迹。他甚至没有留意《创世记》第2章已缩窄范围，重点描述人在园子中的情况，令谬误加剧。

d. 《创世记》纯粹是神学辩题（辩论文章）？

《创世记》第1章肯定在驳斥种种对于神的错误观念，并基于真实事件去准确地作出反驳。例如：神创造太阳之先（第四日）已实在地创造了光（第一日），藉此去暗示膜拜太阳的不智，论据基于事件的历史性。

《创世记》第1章对安息日有何看法？《出埃及记》20:10-11指明要守安息日的诫命，引用《创世记》第1章的历史事件作为诫命的基础。换言之，《创世记》记载神的工作，也预言了这条诫命，用历史作为诫命的基础。

许多倡议文体架构论的著作，其论点都欠清晰。举布洛彻的文章为例，“（文体架构论）认同平常的日子，但只在一个宏观的整体比喻情况下适用。”⁵¹ 其实拨开隐晦的词令，他们实际的意思是，他们否认那些日子在真实的历史时空里发生。

唯一可以配合他们的观点逻辑，就是明确反对用日历日（calendar-day）来理解《创世记》。

7. 神的日子有别于我们的日子吗？

有些人辩驳，《创世记》第1章的日子是“神的日子”所以我们不应从字面解读，当作历史。

51. 布洛彻（Blocher, H.），1984年，《*In the Beginning*》（从起初），IVP出版，Downers Grove，美国，50页

这个看法表面上看似对神很敬虔，但一直沿用下去，就无法去理解圣经。圣经所用的文字是从神而来，让我们这班亚当的后裔可以明白神要我们知道的事，例如：关于救赎的事情。因此这些文字要向我们表达神的心思。任何文字的意思如只有神才能明白，为什么还要写在圣经上？也许“杀人”或“奸淫”是“神的话”，不是我们所明白的意思。这样很荒谬。

无论如何，神总是永恒，不受时间局限，如我们早前所讨论，“神的日子”指什么？有什么意思？神根本不需要日和年。见之前《彼得后书》3:8的讨论。

8. 启示的日子？

为求摆脱《创世记》第1章平白浅显的意思，有人指出，那些日子是神向摩西（或某人）启示创世事迹时的日子。但在圣经文本中找不到任何线索，以显示神在那些日子里要启示一些事情。支持者尝试辩称，希伯来文 *asah* 被翻译为“造”，也可解作“启示”或“显出”。不过，希伯来文明确地表示神创造 (*bara*) 或造 (*asah*) 东西，而不是神要启示什么。*Asah* 含意较 *bara* 广泛，可以涵盖“造、制造、制作、做”等意思，却没有“显出”的意思，无法引伸为启示的含意⁵²。当 *asah* 要引伸做“显出”的意思时，情况就如在《创世记》24:12出现的“施恩”（与希伯来文 *asah* 连用），*asah* 在这里则含有“行”或“做”善事的意思。

《出埃及记》20:11再一次强调整个创造的过程都是在一个“平常”的一周里进行。

52. 在格辛内斯 (Gesenius) 编写的标准希伯来文字典《*Lexicon*》中没有找到“*asah*”解作“显出”的条目；见泰勒 (Taylor C.V.)，1997年，“Revelation or creation?”（启示还是创造?），<creation.com/showdays>

其他关于古老地球论诠释的疑点

1. 事件发生的次序

即使把《创世记》第1章的时间延长，套入地球的历史时期，也无法调整至数以百万年之久，因为圣经创造的次序跟世俗化历史性“科学”所提倡的创造次序（经调整）依然有所抵触。见图表2。

圣经的创世事迹	进化论 / 古老地球论的揣测
先有地球后有太阳及星宿	先有星宿和太阳后有地球
地球起初被水包围着	地球起初是一团熔岩
先有海洋后有旱地	先有旱地后有海洋
生物在陆地上出现	生物在海洋里出现
先有植物后有太阳	太阳出现，过了许久才有植物
鱼类和鸟类同时被造	先有鱼类，过了许久才有鸟类
先有鸟类后有陆上动物	先有陆上动物后有鲸鱼
人和恐龙共存	恐龙绝种多时，人类才出现

图表2：圣经所示的创造次序跟进化论 / 古老地球论所示的次序有冲突

2. 植物怎样传播花粉？

植物在第三日被造，但传播媒介（昆虫）要到第五或第六日才被造。如果这些日子代表着数以亿年或以上，植物如何传播花粉来繁衍下去呢？有些植物与传播媒介有着微妙的共生关系，例如：丝兰属植物（yucca plant）与蛾的关系。

3. 亚当的年岁

神在第六日创造亚当。亚当活过第七日，死时930岁（创世记5:5）。如果每一日都代表着一个长远的时间，即使只有千年，或第七日仍然继续，那么，亚当死时的岁数就不值一提了。

总结

这是一个关于权威的问题：究竟是历史性“科学”抑或圣经有权威？对于那些人

- a. 视圣经（神的话语）为终极的权威；及
- b. 对福音的历史根源、对亚当的实况和堕落后影响创造的秩序，都慎重其事，就会相信创造是在六个“平常”的日子发生，作为唯一合理又贯彻的立场。

当人们企图把《创世记》从有关宇宙的真实历史割裂，就会把基督教变成头脑上不及边际的事。“信仰”可能比心灵的病毒好一点，或者信仰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如同相信花园里草丛间有精灵一样。一百多年前，苏格兰神学家詹姆斯·丹尼（James Denney）说出如同预言的话：

“如果把宗教与科学分割，最终会形成宗教与现实分离，这意味着宗教会在真心诚意的人身上消失。”

这句话或多或少把某些曾经是基督教的“西方”国家的现况说中了。这些国家失去了属灵及道德上的支柱，甘于降服在数十亿年的时间框架下，以进化论的宣称，来演绎宇宙学、地质学以及生物学，甚至本章所举出关于重新演绎《创世记》的多个手法，都是人们在思想上作出妥协所致。